

推薦序

所有兒童都應該接受最優質的教育。然而，在現今世代，面對著多樣的教育環境，兒童及家長有著前所未有的期望和挑戰。縱管實踐不易，如何有效地為兒童提供優質教育，值得每位教育工作者深思。雖然每個孩子成長都有相類似的需要，但有些學生在身體、心理、行為或社會情緒方面的發展異於同儕，因此在成長上有獨特的需求。了解孩子的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以下統一簡稱為「SEN」）對於家長和教師至關重要，以能為這些孩子提供最佳學習機會。可惜的是，對這些問題的充分理解可能不足以幫助他們在社會立足，我們需要基於實證的理論和實踐來指導學習，以可靠、無誤的方式解決具體問題。這本書由李麗梅博士撰寫，不僅為讀者提供了理解一系列SEN的必要信息，而且還舉例說明了解決這些問題所需採取的方法和實例。本書透過真實案例提供了

解決問題關鍵的成功方法，也提供了操作背後的過程和理論的基本原理，以及解決各種問題的可用資源清單。這些實用的技巧對父母來說絕對有用，對教育工作者和任何參與兒童和青少年工作的人來說也很有參考價值。我強烈推薦本書，儘管 SEN 學生因個人的局限而在教育制度遇到挑戰，我相信這本書能令大眾更關心他們的需要，在有限資源下以最佳方法協助學生，發揮他們的潛能。

楊書誠教授

澳洲天主教大學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每當課程開始前，我常問學員一個問題：什麼是「特殊教育」？讓學員知道所謂「特殊」，只是一個相對的名稱。簡單的例子是，有深近視的人士在數百年前可能是「特殊」，現今只要配戴合適的眼鏡，深近視就不是一種障礙，而有深近視的人並不「特殊」。由此引伸，現在每一位在社交、行為或學科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如有適當的「工具」作支援，亦可以有效的學習。對這些學生來說，適當的「工具」包括課程、教學、評估及學習環境調適。作適當調適並不容易，首先要清楚知道每一類SEN學生的特徵及需要，從而設計合適的學習計劃。李博士在2008年出版的《不一樣的孩子：認識及培育學習差異兒童》一書中，已針對各類學習需要，介紹其特徵及相應的教導方法。16年後，社會及學校對教導SEN學生的策略發生頗大變化，如對自閉症的定義改變、資訊科技引入、教學法更新、學校人手及經費增加等，對教師及家長都有一定影響。本書適當整合並運用了現存知識及資源，能成為教師及家長的「工具」，為他們提供專業資料，讓每一位學童都得到最理想的教導。李博士深信所有孩子都是可教的，而這一個原則，一直沿用至本作之中，沒有改變。

何福全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前課程統籌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擁有著獨特的天賦和需求。兒童心理學和學習理論發展至今，教育學者們日益深刻地認識到了差異化教學和評估的重要性。這一認識不僅是為了普通學生，更是為了包括有SEN的孩子們。優質的、適切的教育對每個人都至關重要，這也是融合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

隨著對SEN的關注不斷增加，理解和應對這些需求已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直接影響著每個孩子能否得到公平、適切的教育。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通過立法和政策支援融合教育，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夠在教育系統中獲益成長。學校和教育機構也越來越多地採用融合教育的方法，通過創新教學方法和支援系統，培養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教育環境。

本書的作者李麗梅博士是優質融合教育的堅定宣導者和實踐者。她憑藉多年的實踐經驗，深信融合教育是提供優質教育的有效途徑。自首次出版以來，李博士的前作《不一樣的孩子》一直備受矚目。書中詳盡闡述了差異學習和融合教育的核心理念和原則，並深入探討了不同類型的教育需求，真正連接理論與實踐。通過每一章節的內容，讀者能夠深入了解不同類型的學習需要的特點、診斷標準，以及相應的教育策略和支持方法。李博士分享了她長期從事融合教育的經驗，包括如何設計和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協調多方資源支持，以及如何促進學校和社區的合作，共同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通過案例分析，她展示了不同學生在融合教育環境中的成長和發展情況，以及教育工作者如何針對不同學生的需求進行個性化支持和指導。

儘管融合教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然面臨著挑戰，如資源不平衡、社會偏見等。要更好地設計和實踐針對不同 SEN 孩子的教學和支援策略，以真正發揮他們的優勢，需要各方持份者共同肩負起責任、擁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標、掌握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實現優質融合教育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家長、社會工作者、心理諮詢師以及其他相關從業者，都在培育 SEN 學生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本書不僅面向教育工作者和專業人士，還特別針對家長以及相關人士提供了實用的建議和指導，受眾廣泛。

我相信不同的讀者和受眾群體能夠通過本書深入了解 SEN 和融合領域的知識和實踐，為孩子們創造更加友善的學習環境，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實現自己的潛能，追逐自己的夢想。

葛贊教授

澳門聖若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孩子「不一樣」不是一個異象，而是一種常態。試問哪有孩子會跟別人一模一樣呢？李麗梅博士在本書指出，在過去16年來，公眾對SEN有更深入和廣泛的認識。政府對推行融合教育提供了更多資源，包括到校服務、教師培訓。惟大眾對SEN學童仍然持著同情的態度，認為他們不幸地整體能力均處於低水平，不能在主流班學習，需要以特別形式學習。

全方位學習課程模式(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正正展現了差異是常態現象。學生有著不同能力、不同興趣、不同學習方式，但都能在同一學習活動、同一課程，與同班同學一起進行有效並有意義的學習。要推行全方位課程最困難之處並不在於設計課程及教學技巧，而是在各方人士對學習差異的態度、對SEN學生的真正認識，以及如何真正了解不同程度及種類的學習差異，為SEN學生在主流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提供合乎其份並到位的支援，把班中所有差異視為常態現象，互相理解、互相扶持、互相欣賞和互相學習。期望讀者閱讀完此書，將不同學習需要都能以常態看待，讓所有SEN學生都能得到公平、平等及尊重的對待，共享優質的教育。

嚴沛瑜博士

英國心理學會副院士
特許心理學家
匠仁慈善機構創辦人

自序

時光回到許多年前，第一天踏進中五班教室，見到一大群外貌、年齡和自己相差不是太遠的年輕人，不情不願地站起來，然後以慵懶、含糊不清的語調呢喃：「Good… Morn… ing… Mi… sssss」時，我心裏就告訴自己：「教書？算了罷，最多一年就離開！」然而，我卻留了下來，還進出多間中學，甚至是大學、教育局，在漫長又匆匆的歲月裏，經歷了學生的成長故事，見證着他們走過低谷，找到生命立足之處，這幾十年當教師的日子，總結起來還是很開心、很有意義的。我常常在想，如果當年剛畢業時，沒有進到一間比較「弱勢」的學校教書，沒有親身感受到「每個孩子都能教好」的樂趣，我還會相信好老師就是要有能力教好每個學生、優質教育就是要發展所有學生潛能嗎？

在1970年代後期，一邊廂，香港政府將免費強制教育擴展至中三，政策惠及許多學生，也令社會達到全民教育，但總有些年輕人因各種原因不喜歡上學，惟基於政策，他們在16歲前都要呆在課室裏。另一邊廂，教育當局按學生考試成績的「差異」，人為地將學生分成五等（五個組別），按中央派位機制被分派到各學校就讀，卻沒有在教育資源上有相關調整。在那些接收較多第四、五組別學生的課室裏，坐着各式各樣、在考試制度下被列為「能力稍遜」的孩子，當中也有不少，以現今名詞來說，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但那時的老師，包括我，可能聽過一些形容詞如「多動」、「智障」、「自閉」，但眼見很多學生在課室跑來跑去，又或他們無心向學、測驗考試交白卷、上學盼放學的場面，我們只是選擇視而不見，祈求他們安安份份地由早上坐至下課，無風無浪早日離校。

但我是幸運的。和這群孩子相處後，他們的聰明、可愛、真性情，逐漸啟發了我，讓我對教育產生了不一樣的想法，也受到身邊很多有熱誠、有理念的教育同工感染，嘗試以最基本但亦最有效的方法來教導這些孩子。這些方法並不特殊，需要的只是對孩子成長的信念，以接納、聆聽和關愛來陪伴他們。我們一起摸索、實踐，過程中遇到極多挫敗，但偶爾的成功案例，鼓舞着我向前行。他們的故事，後來都寫進《天下無不可教的孩子》這本書裏。

多年後，因緣際會，我從前線教師轉職教師培訓工作，教的科目大多與SEN有關。我的教學能力並不突出，但非常賣力，期望傳遞的不只是知識和理論，而是一份信念，也是特殊

教育的核心：看見、教好、照顧好每一個學生。我重複又重複地強調，特殊教育教學法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學生的需要，然後設計適合他們的教學活動。這看似是教學的基本操作，但在現代教育制度下，在既定課程進度、評核標準的框框內，教師只能按照書本教學，令這基本的要求幾乎變成不可能的任務。然而，融合教育的實施，似乎讓老師就在如鐵板一塊的制度中打磨出一條細小的空隙，自主地發揮教學的創意。

做了近二十年的教師培訓工作，幸運的是我在教室裏遇到很多很多非常用心的老師，他們會熱淚盈眶地分享與特殊孩子的故事，更會積極討論如何將理論在教學中實踐。老師提出的問題看似很「瑣碎」：如何令一名有自閉和社交焦慮的幼兒順利完成畢業禮表演（而不是禁止他參與）？如何教導專注力弱的孩子在指定時間吃完茶點（而不是由大人餵他吃）？老師們嘗試後成功的喜悅，激勵我更努力探討這些策略的可行性。也有些時候，學校邀請我到校支援，課室內老師的教學、學生的回應，驗證了許多教育理論的可行和不可行之處。我常常跟老師們說，理論上可以有許多方法和策略幫助學生，但特殊教育最具挑戰的地方就是，每一個策略、每一個方法都是為個別的學生特別設計的，即使同是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他們呈現出來的行為各異，老師須經常檢視、考慮哪一個方法最適合這名學生，重視每個人的獨特處，是特殊教育的根本價值，也最能體現老師專業最可貴之處。

在香港工作大半生，前兩年又再因緣際會，有機會離開香港，到了澳門從事教師培訓工作。雖然至今只有一年多的日

子，但也深感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對於特殊教育推行的影響。兩地雖然鄰近，都說相同的語言，但制度的不同，令推行特殊教育的措施有很大的差異。我常常提醒自己，需要調節經驗和想法，配合澳門的學校情況來教學。然而無論哪一制度，好老師仍然是好老師，我在澳門遇到、聽到的一些動人故事，有些也放在這本書裏。

教學之外，我還有三年在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工作的經驗，資優生和SEN學生，好像是能力線上的兩極，但其實教學理念並無兩樣：教導他們，需先認清並了解學生的需要，引導他們發展潛能。資優生較幸運，只要環境許可，他們的能力較易釋放，回報也較大。SEN學生需要面對較多學習和制度的關卡，若能越過，人生可以很美好。具體策略會有不同，相同的是老師的角色就是要協助他們發揮自身能力。

還有一些個人經驗影響着我對特殊教育的看法。就在當教師的歲月裏，我自己也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和他們一起成長，完整了我的人生。我讀書的路還算順利，在那年頭，能考入大學，總算是考試制度下的「勝利組」。但由小學到中學，兩個孩子在學習上遇到較多困難，而我和其他家長一樣，感到焦慮、徬徨和埋怨，也深切體會到父母的困難、無奈和傷痛，感受到在社會文化的期望下，要學習如何不被他人價值觀牽引，學習自處。和孩子共同走過的路，也是自己的成長印記，讓我能從另一角度了解孩子：成長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要看得遠些，不因一時挫敗而放棄，不因他人的評價而動搖初心，孩子可以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早年教導孩子的一些體會，我記錄

在《非常孩子遇上伯樂媽媽：走進廚房的教育法》這本小書中。那個「非常孩子」現在還是很喜歡煮食，但沒有選擇從事飲食業，大學畢業後找到他人生中另一喜愛的工作。

女兒在10歲左右時，有次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媽媽，你很好彩（幸運），因為你有我這個女兒！」我還未來得及答話，她續說：「我在讀書上有少少問題要你處理，你就可以做到媽媽的工作了。好像我有些同學，讀書很好，自動自覺，又是領袖生，又會自己去考好學校，他們的媽媽都沒事可做呢！」

孩子戲語，原先不太認真對待，但再細想，不無道理。孩子的問題能夠激發起我們做教師、做父母的能力，不一樣孩子就是讓我們反省教育制度的種種缺失，嘗試了解每個孩子的行為、情緒和想法。在不同孩子的身上，即使他們有同一個學習需要，都會發現不一樣的特徵、程度和需要。比起斷然以「正常」與否來定義每個孩子的發展，不如把成長看作一個複雜多彩的「光譜」，而只要我們用心觀察，便能看到各種各樣、專屬於每個孩子的光芒。